

发现论语

杨润根 著

中国古代的文学著作

美国著名学者 H. G. Creel 先生在他的《孔子与中国

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一书中把孔

子视为一个具有相当的堂吉珂德的色彩不识时务的理想

主义者,与此相反,本书清晰如画和令人信服地向人们

展现了孔子的「圣之时者」和适时伟人的光辉形象。

思想,而且清晰如
及其子必无地这
历史的整体面貌。
文学的著作,语
作,而且是一部有关

CONFUCIUS

华夏出版社





发现论语

杨润根 著

发现
LUNYU
f a x i a n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论语/杨润根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1

ISBN 7-5080-2864-3

I. 发… II. 杨… III. 论语—研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25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80×1230 1/32 开本 16.375 印张 448 千字 插页 1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学而第一	1
为政第二	27
八佾第三	54
里仁第四	86
公冶长第五	104
雍也第六	136
述而第七	165
泰伯第八	197
子罕第九	217
乡党第十	241
先进第十一	262
颜渊第十二	287
子路第十三	313
宪问第十四	347
卫灵公第十五	385
季氏第十六	409
阳货第十七	430

	激子第十八	458
	子张第十九	478
	尧曰第二十	495
后记	一个人的宣战	508

学而第一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译解】 孔子说：“人们在学习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在与自己所学习的对象相习为伴、密切交往，这种与自己所学习的对象的相习为伴、密切交往的活动岂不是令人欣悦欢喜的吗？因为人们在每一次的学习活动中都可以使自己获得一些崭新的知识，因此这种学习活动仿佛就是在不断地结识一些自己以前从未结识过的来自远方的朋友，这种不断结识一些自己以前从未结识过的来自远方的朋友的活动，岂不是令人幸福快乐的吗？纵使那些从未体验到学习的快乐的人们，并不能理解并欣赏我们从自己的学习活动中所获得的那些多么丰富而又多么珍贵美好的快乐，我们从自己的学习中所获得的那些多么丰富而又多么珍贵美好的快乐也不会因此而遭受到任何的损失，因而我们也丝毫没有必要因此而感到快快不快、闷闷不乐以至于放弃自己的学习，而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习、坚持对知识的追求，并从学习中获得快乐，从知识的追求中获得幸福，这正是生活在整个人类之中的那些堂堂正正的君子们所具备的特有的品质。”

【注释】 学：认识，觉悟，《说文》：“学，觉悟也。”但“学”并不只是指人们通常所说的认识，而是指通过系统的学习所达到的一种理性觉悟的状态。“学”相对于“教”而言，它是指在教师指导之下的全面系统的认识和由此所达到的理性的真正觉悟或觉醒。因此“学”是和抽象的思辨与系统的探索研究相联系的。人们从

“学”之中所要获得的也并不是个别具体的知识,而是要获得一种思辨和探索研究的方法与技能,从而获得知识的新发现的能力。因此“学”这个字一开始便带有学园的气息。

习:它本由“羽”和“白”字构成(上下结构)。“羽”意为翅膀和翅膀之运用,即飞翔,双鸟的飞翔——比翼双飞。“白”意为表白,使人明白。《说文》:“白者,词言之气从鼻出与口相助也。”可见,“习”指的是鸟群的活动——飞翔与歌唱,引伸^①为人们间的相互接触与交往所达到的相互理解、相互适应以至亲密无间的状态。再引伸为人们通过外界事物的密切接触而使自己逐渐地熟悉习惯于外界的事物。现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经常可以听到的词语“习惯”、“习性”、“习俗”以及“练习”、“演习”、“实习”、“温习”、“复习”等等,都和“习”的本意^②密切相关。从字源学与构字学的角度来看,“习”与古文的“友”字与“舞”字具有相互关联的意

① 关于“引伸”这个词语之中的这个“伸”字,我想特别申明一下,许多古汉语著作,包括王力编写的大学文科教材《古代汉语》在内,都写为“申”,这显然是因为“申”是“伸”的本字的缘故。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古语古字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今语今字的立场上,把“引伸”写作“引申”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在现代语言中,“申”与“伸”不像在古语中那样没有区别(实际上,当“伸”字一诞生,“申”与“伸”之间就已经有了显著的区别),而是具有严格的区别的。“申”的含意具有比较严肃、比较庄重、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如申请、申报、申诉、申明、申辩等等;而“伸”的含意则是就事论事的、中性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如伸展、伸延、伸长、伸头、伸腿、伸手、伸腰等等。因此,按照现代词语学的观点,“引伸”只能写作“引伸”,而不能写作“引申”。如果写作“引申”,反而是与现代语言的用词方式不相协调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作为一种语言的规范,现代人写作时显然不应当像先秦古人那样使用本字,而应当使用那些已经充分分化了的字。因此,显然只有“引伸”才符合现代语言的用词习惯和用词规范。正因为如此,许多现代汉语学著作,都写作“引伸”,而不再写作“引申”,这是完全正确的。

② 关于“本意”这个词语,许多古汉语作者都写作“本义”,但我总以为“本义”没有“本意”更为妥当。因为“义”所涉及的是客观对象的客观价值——一种高于我的善,因此严格说来,“本义”是指客观对象世界的本始的和固有的价值,而“意”则是指心灵的声音,心灵的理念,也即客观对象在人们心灵中形成的意念,而文字显然只是心理意念的符号,而不是客观对象的客观价值的符号。如果说,一个文字具有什么客观价值的话,那么它的客观价值也仅仅在于它是表达人们的心理的意念和认识的理念而已,并且这种客观价值也只是就它的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意义而言的。因此对于一个文字来说,如果人们要涉及它的什么“本义”的话,那么人们所涉及的也就只是它的抽象的价值,而不是它的意义——它所表达的理念本身。因此我认为,严格说来,最能恰当地表达“文字符号所代表或所表达的原始理念”这一概念的是“文字的本意”,而不是“文字的本义”。并且我认为“文字的本意”维护了文字作为一种理念而存在的主观性,因此它显得比较严谨。

义,因为在它们的构成之中都具有“羽”这一重要的字素。

说(yuè):愉悦,快乐,听起来令人快慰的话语。本字由“言”和“兑”构成,而“兑”又由“八”、“口”和“人”构成,其意思是人们在分别(“八”)时彼此所说(“口”)的话:祈祝、祝愿、祝福,而这种祈祝、祝愿或祝福的话语显然是令人快慰的(“兑现”一字的本意也许是使彼此间的祝愿成为现实)。在古代,“说”与“悦”常常不加分别地使用,这是因为“说”(令人快慰的话语),总是要必然地在人们的心灵中引起令人快慰——“悦”——的结果。但严格说来,从文字本身来考察“说”与“悦”这两个字,两者是有区别的。

朋:肉体靠肉体,引伸为兄弟般的亲密关系,或关系密切的人们。泛指彼此生活在一起的人。“朋”的更古老的文字形式指的是两只始终形影不离的比翼鸟——凤凰。

愠(yùn):内心郁闷,不愉快,闷闷不乐,一种心灵的情感被囚禁而无法表露的状态,它是“悦”的反义词。“怨恨”、“愤怒”只是“愠”的本意的一种转化和发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结果,因此它们只能是“愠”的本意的引伸。

君:能够主宰自己的言行并使之符合天意的绝对道德的主体,是具有完美的道德品质的人。在“君”的原始的符号形式中,它的直接的意思是人们用自己的双手环抱(“尹”)世界的整体(“口”)。因此“君”也就是那种掌握了自己存在的世界本源与本质,从而超越了自身片面有限性的个体存在的普遍无限的世界的存在者和以普遍无限的世界为目的的道德的存在者。因此“君”是人类所能达到的绝对智慧与完美道德的光辉典范,它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国君”这一名称反映了我们的古老祖先对于理想国王的信念,即只有那种作为人类所能达到的绝对智慧与完美道德的光辉典范,那种具有哲学家式的理想人格的人们,才能充当一国人民的领袖并掌握统治和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因为“君”指的是绝对智慧与完美道德的化身,他只使自己的全部情感、理性和意志服从于宇宙道德的绝对令律,因此他也是那种不为自己内心的私欲所左右,也不为外在的邪恶所动摇的人,是那种把宇宙的道德和内心的贞洁看得至高无上以至于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人。

应该指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两句话之间具有相互比附的意义,即把学习这种认识活动对认识的对象(客观事物)的认识比附为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交往和由此所建立起来的友谊的关系——朋友关系。

事实上,孔子在这段话之中所表达的意思是:学习就是一种经验,一种经历和

4 发现论语

一种交往,学习就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与学习的对象打交道,因此学习也就是克服人们与自己所不熟悉、所不认识的事物之间的疏离性,并重建整个外在世界与人们之间的被人们有限的感官所分割了的一体性和统一性,使自然万物不再作为我们的对立面而存在,而是作为我们的朋友而存在。因此学习、认识、研究自然万物就是和自然万物密切交往,并使之成为我们的朋友。

孔子在这里所表达的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因而也是一个真正学习过的人对于学习的一种真正深刻的体验:学习是快乐而幸福的,一个运用自己的心灵不断进行理性探索的人,完全可以从这种理性的探索活动本身获得美好的滋养。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译解】 孔子逝世后,作为孔子思想最忠实和最著名的传播者之一的有若说过:“尊敬老人,爱护儿童,对自己的同龄人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我想依据这样的方式去生活的人是不太可能具有侵犯人们普遍崇尚和遵循的生活原则的嗜好的,而一个没有侵犯人们普遍崇尚和遵循的生活原则的嗜好的人,也就绝对不具有要作社会动乱的整治者或社会动乱的制造者的嗜好。任何君子,他们作为宇宙道德的主体,其所追求的是宇宙那个之所以能够使自己在其中生存并以此安身立命的根本。当自己把自己确立在宇宙那个之所以能够使自己在其中生存并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上,作为自己行为之绝对依据的宇宙道德的绝对令律就会在自己的心灵中产生,并从而支配自己的心灵。可以说,尊敬每一位老人,爱护每一个儿童,对自己的每一个同龄人都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之中包含着那作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宇宙道德的本质内涵。”

【注释】 有子:也即有若,孔子的学生(曾子)的学生,孔子思想的最有影响的传播者之一,很多人推测他是《论语》一书的主要编纂者。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的维新派的思想政治人物康有为就曾根据《论语》本身作过这种推测,但这种推测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关于有若,根据孟子的说法(《孟子·滕文公上》),在孔子逝世之后,他在授徒讲学中所赢得的声誉之高以及他所具有的影响之大,以致使孔子的

学生如子夏、子张和子游认为他有如圣人,并希望人们像尊崇孔子一样尊崇他,但遭到曾子的反对。从曾子这种反对态度中,人们猜测有若是曾子自己的学生^①。据《左传·哀公》记载,有若被尊称为“国士”,即国家学者或国家哲学家。

孝:由“老”字(省)和“子”字构成(上下结构),从这种构成中,不难看出它的本意是泛指老一辈的人对于晚一辈的人的教育培养和养育庇护,以及晚一辈的人对于老一辈的人的尊敬爱戴和遵循听从,或者说它是指人类的生命、情感、理性、意志、信念和事业在两代人之间自然良好的传递与接替。这种传递与接替除了老一辈的人对于晚一辈的人的自然的生殖与养育的活动之外,最根本最主要的是老一辈的人对晚一辈的人的教育(人类的情感、理性、意志、信念以及人类的事业只能理解为通过教育来传递的)。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孝”即教,即对晚一辈的人进行教育培养,以便把自己的知识、经验、技能传授给晚一辈的人。对于晚一辈的人来说,“孝”即效法、效仿、学习,即效法、效仿、学习老一辈的人的知识、经验、技能。但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孝”指的是老一辈的人对晚一辈的人或晚一辈的人对老一辈的人所应抱持的正确态度及其所应尽的责任义务,而这种正确态度及责任义务显然是双方面的,而决非是单方面的。其中包括父母在儿女因年幼而还无生活能力的时期内的对儿女的养育照料,以及儿女在父母因年老而丧失生活能力的时期内的对父母的养育照料。人们把“孝”理解为后辈对于先辈或子辈对于父辈的单方面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尊崇与服从,这种理解不仅完全有背于“孝”的本意,而且也是完全有背于人类理性本身的,因为人类理性只对人类提出合乎理性的主张和要求^②。

弟:兄弟,这里它相对“孝”——老一辈人和晚一辈的人——而言,指的是同

① 参考美国现代著名汉学家 H·G·Creel 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第 97 页。

② 最近,我在写作《训诂学的批判与重建》一书时,突然发现中国文字中的那些合成字(它们从本质上说,都可以视为会意字),存在着一条普遍的宇意规律,即应然或必然规律。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合成字的几个构字字素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应然或必然的关系。显然,应然或必然性是我们的祖先在创造那个至今我们还在使用的文字符号体系时自觉遵循的原则,也是我们理解它们时必须自觉遵循的原则,对于任何文字都不能例外。同样,对于这个“孝”字,我们也只能依据构成它的“老”与“子”所指代的对象之间的应然或必然的关系来理解它。因此我在本章中,根据本章整个语境,把“孝”理解为“尊重老人、爱护儿童”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根据这种应然性或必然性原则,“孝”只能理解为老一辈的人和晚一辈的人(包括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应然的责任与义务关系,而“尊重老人、爱护儿童”显然是这种责任与义务关系之中的应然与必然的内容。

一辈的人,即来自同一本源的人(“兄”)的序列。“弟”的本意是同一类事物的序列,转指同一辈人的序列。在这里的语境中,“弟”作动词,意指对同辈人亲如兄弟或把同辈人都作为亲密的兄弟姐妹来对待。因此“弟”作为同辈人对同辈人所应抱持的正确态度,其意思也就是“悌”,即对同辈人怀抱着兄弟姐妹的情谊,并对之尽兄弟姐妹的责任与义务。

上:上天,天帝,至上的,至高的,为人们所普遍尊敬、景仰、崇尚的对象、原则、信念等。“上”,作为动词,直接具有崇尚、敬仰的意思,它指的是人们对于“上”(上天)所应抱持的崇尚、敬仰的态度。在中国古语中,如“好”、“恶”、“病”、“痛”等作动词时,直接包含着对这些字作名词时所指代的对象所抱持的应然态度的意思。“上”在本章指的是人们所崇尚的和上天相关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上面、上级、上层只是“上”的引伸意义。

乱:《说文》:“乱,治也。”根据我的分析,“乱”的作为动词其意思就是“理乱”或“治乱”,引伸为“治乱”的结果,即“治”本身(作名词);它作为名词时意思是指需要治理的对象:混乱的、没有规则的社会秩序。“乱”和中国许多文字一样,把正反两方面的意思都包含于一身,因为正反两个方面总是相辅相成的。据信,“乱”的右边的原始符号形式(“乙”)的意思是指人民的思想情绪和行为表现。因此“乱”的本意是指政治家对于构成国家的全体人民的思想情绪和行为表现的引导疏通和对于全体人民的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而当政治家引导疏通和组织管理不当,人民的思想情绪和行为表现就会走向政治家的政治意图的反面,从而导致人民与政治家相互对立与相互冲突的局面,显然这种局面也就是具有爆炸性的社会革命的局面。这种社会革命的局面在其使社会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和谐有序之前,必然伴随着一场社会的大动乱。可见,现代意思上的“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原始意义上的“乱”的反义词。可惜,许多注释者似乎都忽视了“乱”字的本来意义,以致他们只是根据专制主义时代里流行的观念来解释这个“乱”字。

务:努力探索,努力追求,努力从事。《说文》:“务,趣也。”根据许慎的解释,“务”的意思也即向自己所需要、或自己感兴趣的对象走过去,并获取它们。

本:根本,人类及万物存在的原因与本原,人类存在的根基和基础。也转指本质的、自然的、正义的、应当的和永恒常存的东西。

立:《说文》:“立,住也。从大立于一之上。”因此,“立”的本意指的是宇宙绝对的存在者根源于并扎根于宇宙的统一性之上,正因为如此,宇宙绝对的存在者才具有了永恒的不可动摇的存在(“住”)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

才具有了自己存在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这也许就是“住”的本意。“立”作为动词,意为确立,即确立自己存在的主体性,使自己扎根于宇宙整体和宇宙统一性的存在之中,只有这样,人们的存在才有可能是不移和不可动摇的。

道：道理，道德，宇宙万物存在和发生发展的自然过程和自然法则，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其发生发展所普遍遵循的自然规律，因而也是宇宙万物自身存在的规定性和本质。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老子与孔子是这种哲学的代表），道是世界存在的本原，也是世界存在的原因，而人类只有认识自己寓于其中的世界存在的本原与原因，才有可能懂得自己应如何存在、如何生活。人们认识道就是认识世界的本原和本质，也就是认识人们自身的本原和本质。这种认识也就是道理。由于道作为世界的本原和本体，它以自身的必然性创造了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全部条件——整个自然界，因此道本身不仅是一种绝对真的存在，而且也是一种绝对善的存在。因此善是道的存在的绝对本质，这种善的存在的绝对本质也就是道德。当人们以绝对善的方式去生活，这种生活也就是道德的生活，而在这种道德的生活中，人们也就成为道德的主体了。

仁：人类（“人”）与天地（“二”）相统一的存在本质，这种统一的存在和本质，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存在和本质，这种存在和本质，也就是绝对的善和绝对的道德。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解】 孔子说：“在那些仅仅热衷于美丽动听的美好言辞和令人倾倒的华丽外表的人之中，具有美德的人必然是为数稀少的。”

【注释】巧：精巧的，精致的，美好的，动人的。“巧”的本意也许是指那种令人惊叹的人工制品及其相关的制造技术。

令：美好的，动人的，令人倾倒的。

色：脸色，表情，外表，举止。

鲜：意指稀少。

1.4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译解】 孔子的具有伟大影响力的学生曾参说：“我每天都必须经常不断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在我为他人提供理性判断与行动选择上的建议与指导时，我的建议与指导是出自自己天生的公平正义而又善良美好的道德之心吗？当我在与我的朋友们交往的时候，我的言语行动是诚实可信的吗？当我向我的学生传授我所认定的真理性的知识时，我是仅仅在口头上宣传这些真理性的知识而在行动上根本不遵循这些真理性的知识而行动的吗？”

【注释】 曾子：曾参^①，孔子的具有伟大影响力的学生。尽管由于一次不难设想的巨大而又十分惨痛的政治变故，曾经使孔子那些在全世界具有非凡的影响力的学生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消声匿迹^②，因而作为曾子的学生的有若乃至有若本人的学生在忠实地传播《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思想方面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有若乃至他的学生也只是使《论语》打上了有若的印记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便产生了鲁《论语》、齐《论语》与古《论语》之间的差异。但是我相信，这些差异仍然是微小的或词语上的（由于那次不难设想的十分巨大而又惨重的政治变故——孔子的那些在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的众多学生聚集一起为逝世的孔子守丧这一巨大的震撼世界的政治事件，是导致那次不难设想的十分巨大而又惨重的政治变故的直接原因。——不难设想，《论语》几乎是凭记忆而被保存下来的）。因此现在流传于世的《论语》基本上是孔子的学生在孔子逝世后的三年守丧期中集体创作的《论语》。

省(xǐng)：反思，反省，不(“少”)诉诸眼睛(“目”)的观看，而只诉诸心灵的观照。心灵的反思或心灵的观照是使人们的理性和道德心不被蒙蔽和不致麻木的必要条件，因而是被蒙蔽、被麻木的理性与道德心获得光明、恢复清醒、达到自觉的必要条件。

身：身体，这里转指人们以自己的身体为依据的实际活动或行为。

① 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应该读 shēn，但我认为它应该读 cān。我的根据是，孔子曾对曾子说：“参也，参乎？”孔子的话的意思是：我的曾参呀，你理解到了吗？因此“参”作理解解，只能读 cān，而不是 shēn。

② 对此，整个学术界一直迷惑不解。整个学术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更感迷惑不解的是，孔子的对每一个时代都将是极具魅力的革命思想，其已经形成的巨大影响力为什么会在一段不短的时期内突然让位于庄子的那种没落的思想？

谋：《说文》：“虑难曰谋。”向人说出（“言”）哪一棵树上的哪一些果子是甘甜可食的，这显然需要只有经过长期积累才能获得的相当丰富的经验，而对于那些完全没有经验的儿童来说，要正确地说出哪棵树上的哪些果子是甘甜可食的，这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谋”的本意是给那些没有经验以致难以作出正确有益的判断和选择的人提供正确有益的建议与指导，而这种正确有益的建议与指导是以丰富的经验、广博的知识和深思熟虑的智慧为基础的，因此“谋”转而指经验、知识与智慧的运用。如智谋、谋划、谋求，都是经验、知识与智慧的运用的实例。

忠：中心，不偏不倚之心，公平之心，公正之心。“忠”既不是指符合自身意图的行动，也不是指符合他人意图的行动（以往的人们都对“忠”作这种理解，这种理解使“忠”变成了没有意志自由的奴隶对于主人的盲从），而是指符合人们天生的道德本性或良知良心的活动。

信：言如其人，言行一致，引伸为诚实。人们彼此之间的诚实是人们相互信任的先决条件。人与人相互诚实的结果是人与人的相互信任，而可以信任的人也就是可以诚实以对的人。因此，在日常的生活中，除非自己诚实，以至于值得人们信任，否则你就无权要求别人对你诚实并信任你。

习：实习，实践，实行。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译解】 孔子说：“使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走上道德高尚、生活幸福的道路的方法是：对于国家所要达成的正义、善良和道德的目标，必须郑重其事、严肃认真、深思熟虑而又坚持不懈地去为之努力，以赢得全体人民对于我们那些致力于这一国家目标的统治者的信任；对于国家的各种经费开支，必须尽量地节减，以表明我们对于全体为国家提供了各种经费的人民的热爱；最后是公正地、不偏不倚地行使国家的权利以确保人民能够在一种正义的国家关系和社会秩序中自由地支配和充分地利用一年四季中的全部有利的时机去耕种其田园，经营其事业，以证明国家的统治是人民幸福事业的促进力量，而不是人民幸福事业的障碍。”

【注释】 道：使达于道德，使符合道德。从社会和国家的意义上来说，道德归根

结底只是政治的道德。因此当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的政治背离了道德,那么道德在这个社会和国家中也就消失了。

乘(shèng):《说文》:“乘,覆也。覆者,加乎其上之名。”可见,“乘”最初是一个数学概念,意为某个数的倍数。因此,当人们说2乘(chéng)2或2乘3时,也就是说,2是2和3的倍数,或者2和3是2的倍数。当人们称以车代步为乘车时,其意思只是说以车代步的速度是人们步行速度的倍数。后来,当人们称一辆车为一乘车时,其意思也只是为了强调车辆行驶的快速度,而这种速度的快慢又是由牵引车辆的马匹的数量决定的。人们为了使车辆的行驶达到相当理想的高速度,往往要用四匹马来牵引一辆车。因此“乘”(shèng)或“一乘车”,就是指那种由四匹马牵引的能够以相当理想的高速度行驶的车辆。当人们仅仅用一个“乘”字来代指这种由四匹马牵引的车辆时,只是说明这种由四匹马牵引的车辆已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高速度的等同物。

千乘之国:具有千辆快速行驶的战车的国家。在我们的最具数学理性的远古时代,一个国家所应拥有的战车的数量,是严格地按照国家所拥有的地域的大小和人口的数量来计算的。西周的兵役法规定: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三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辆。也即为了保卫国家不受侵犯,如果以每尺为0.23米^①来计算的话,相当于每个占有1,242,000平方米大的区域内的人们需要向国家武装力量提供一辆战车及其所需要的全部人员、装备和给养。因此,国家所拥有的战车的多少精确地反映了国家地域的大小。这里的“千乘”不是实指,而是虚指。因此“千乘之国”其意思也即大国。

敬:重视,对事物所抱的一种严肃认真的持重态度,这种态度也即道德的负责任的态度。“敬”由“苟”和“攴”^②构成。《说文》:“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羊与义、善、美同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苟”是指包含于人们的言语行为(“口”)^③之中的道德意义,因此人们必须慎重地、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否则就是失慎、糊涂和不智。这样人们就不能赢得别人的敬重,而只能招致他

① 先秦一尺,约当今23厘米。

② “攴”作为一个构字要素,本来写作“攴”,意为“执卜”,即按照占卜的结果去行动,而这正是人类深思熟虑的、有目的的、有预计的文明生活的开始。因此,人们把“攴”直接理解为“文”也是非常合适的。“攴”作为一个构字要素,其显示的意义往往是“理性地致力于……”。

③ “口”作为一个构字要素,之所以具有言语行为的含意,因为“口”不仅特指嘴巴,也泛指人的全部身体器官。与此相似,“臣”也不只特指眼睛,而且也泛指人体的全部身体器官。

人的轻蔑。也许,人们在综合了“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之后,便在“苟”字的右边加上了一个“攴”字(意为慎重、理性),以表达“苟”的正面意义,而“苟”的反面意义可视为“敬”的失“攴”,即失去慎重和严肃的理性的结果。“苟”的意思指的是那种对自己言行的道德意义及其所导致的道德后果漠不关心的人,他对待自己的言行就像一个草率的画家对待自己的画,人们问他:“你所画的画究竟是马还是虎?”他的回答却是:“马马虎虎,任你想像。”

事:为人们所从事并为人们所掌管的事务(这正是“事”的本意),为人们所直接主持的庄重事业,是人们入主其中并执掌其事的职业。“事”由“之”、“中”和“又”(执掌)构成,意为“之中并持中”。可见“事”指的是具有自觉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的自觉自由的活动。根据这里特定的语境,它不是指一般个体所直接从事的事务,而是指国事,即有关国家政治、伦理、法律和经济学的事务,而这些事务正是作为国家的主体并统治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的职责所在。《说文》:“事,职也。”

使:由“亼”、“一”、“史”构成。《说文》:“史,……从又持中,中正也。”“史”可理解为掌握不偏不倚的公正原则并依此行事,而“吏”则可理解为始终如一或一以贯之地掌握着不偏不倚的公正原则并依此行事的人。也许在古代的纯朴自然的社会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统治者,因此“吏”和“史”一样,指的是统治国家的一般官员。在甲骨文中,“史”和“吏”的意义互通,其意思都是指掌握并按照不偏不倚的公正原则行事的人。由此推而论之,“使”可理解为掌握着一以贯之的不偏不倚的公正原则的人及其活动,而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使”作为动词,其意思也就是公正地、不偏不倚地行使国家的权力,以确保和维护国家的正义。在“使”的本意中根本没有许多注释者所解释、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役使”的意思。“使”到“役使”的意思的转化,是作为我们的文化之源的美好的和纯朴自然的民主文化向丑恶怪异的专制文化转化的历史反映。

时:繁体字为“時”,由“日”、“土”和“寸”构成,其意思是指以数学计算和逻辑推理的理性(“土”)为前提的对于太阳(“日”)在宇宙空间中的位移的度量和测定(“寸”),时间的运动正是以太阳在宇宙空间中的位移相联系的(依据古代的地心说的观点),年、月、日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四季、一季六个节气本身都是以此来的确定的。不难理解,“时”这个字本身所反映的是我们的祖先在遥远的古代所达到的时空统一性的科学认识。

使民以时:在古代传统中,在每年的春季到来的时刻,国家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而国王都要在这个隆重的仪式上代表国家和政府向人民颁布天文学家们

根据科学的观察与计算而精确制定的新年的日历,这就是所谓“授民以时”。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译解】 孔子说:“兄弟们和孩子们,你们作为我的学生,同时又作为我的兄弟和儿女,我请求你们听取我对你们提出的如下建议:你们要按照这样的原则去生活,即当你们回到家里,你们就要尊敬你们的父母,关心你们的儿女;当你们进入社会,你们就要把一切人都视为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要谨慎地、严肃认真而又诚实无欺地对待你们的一言一行;一视同仁地热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并去亲近那些具有美德的人。在现在或将来,如果你们所从事的社会职业还不足以耗费你们的全部精力,你们就应该把你们多余的精力继续用于研究哲学、研究科学、研究历史和艺术。”

【注释】 弟子:作为老师对学生的亲密友好的爱称,其意思显然是“弟和子”,即“兄弟们和孩子们”。

则:以……为原则,以……为根据,以……为遵循。

孝:根据孔子的学生们年龄相差很大的情况,我们仍然应该把它分别理解为“尊敬父母,关心儿女”。

谨:慎重地、严肃认真地言语,慎重地、严肃认真地行动。

泛:原来由“𠂔”和“凡”构成,而“凡”又由“二”和“及”构成,因此“凡”的意思也就是及于天地(“二”),达于宇宙。“泛”本来也许特指洪水泛滥以至于淹没了一切,或者“泛”表明了中国古人对地球表面处处都是水的认识。后引伸为普泛,普遍,这几乎和“凡”的意思一模一样。

亲:这个字原来由“立”和“未”构成(后来人们又在右边多此一举地加上了一个“见”字),意指站立在树梢所指向的崇高的天空上的天神(“亲”与“帝”在构字上具有同一性,“帝”几乎就是“亲”的直接的转化形式),而天神对于人类来说不仅是至善至美的,而且也是至亲 and 至爱的。“亲”在现代的语言中仍然具有善的、美的、可爱的、多么希望和多么乐意与之接近的意义。可以说,从字源学的观点来看,“亲”的本意是上帝(这里的上帝是指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上帝,与上天的概念相通,而不是西方文化中的上帝),引伸为人们对上帝所抱持的态度——对上帝的爱,再